

# 語絲

期一十四第

版出一期星每

<p>地址 北京大學第一院新潮社</p>	<p>報費 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連郵費二分半年五角全年一元郵票代價以九五折計算</p>	<p>廣告費 每方寸每期五角十期以上七折二十期以上對折</p>
--------------------------	---	-------------------------------------

## 訪問

法國查理波都安原作

凱明譯

別一個複合的回憶，也以雪為背景的，是用了我初次的新年訪問的經驗所造成，那時母親拉了我的手去看她兒時的朋友，或是拜會近地的幾個貴夫人。母親已將近五十歲了，她的朋友自然也都是差不多相像的年紀。倘若她們做過母親，她們的子女早已離家，她們的丈夫死了或是……走了，她們自己是老了，而且孤獨。我們所訪問的夫人在這兩點上都相像。我們又去訪問兩個老的親戚，她們住在一起，年紀呢，比別的幾個總加起來還要老點。她們是屬于一個遠的——不可思議地遠的世界的人，她們住在市鎮的盡頭，還在稅關那邊，我們必須走過好些無窮盡的不熟識的街道，纔走到她們家的大的雙扇門前，即此似乎更足以證明她們的遠隔了。她們的名字是提古太太和乏納葉太太，這兩位太太，特別是那二位的名

字令我想起什麼褪色的（法語云乏納）乾癟而且老的東西來，這更增加我對於她們的年老與遠路的感覺。提古太太總是講她的濕疹，她指點那些斑痕給我們看，使我大受感動。這東西遍生她的身上，「到處在那里爬」，她說；我想像這病是一件活物，可厭的東西，在她的皮膚上爬著，吸她的鮮血。但是我並不別過頭去，見了這個景象反而入迷了。我安靜地坐在椅子裏，不再亂踢我的腳，只是張著嘴出神，眼珠從那有疤的臂膊滾到她的嘴邊，等她說出話來，說明那為人間疾苦的奇異東西。

這些訪問並不使我厭倦；這好象是在窺探一個未知的世界，倒還頗有興趣；這引起我對於傷創的一種研究心，一種好奇心，略有點不健全，或者性質上還帶點殘酷及他害狂的，雖然這在兒童是很銳敏而活潑。這兩個女人年紀雖老，却都很豐富地享受過人生。乏納葉太太更特別像那一種可愛的老太太，令人想起一個

乾癟的黃蘋果，（借用一句略為平庸却很願意思的成語，）她的每條皺紋都似乎戲笑著，樂得幾乎要綻裂了。

但是別一方面在有些夫人的面前，雖然並沒有那麼老而且身體很好，我却覺得厭倦得要死；就是在母親拉鈴之先，我站在半融的雪中等著開門的時候，就已感到這種感覺，這種門前的等候在我幾乎覺得是無窮盡的長久，因為這些訪問在還未起頭之先就已很是煩厭。為什麼她不早點開門，那麼我們也就可以早點出門呢？

可是這些夫人們，她們的家裏我不喜去，却同別人一樣或者更多地給我許多糖果吃。她們說各種好話，只令我不舒服，覺得討厭，凡兒童們覺得大人們故意做出小孩似的癡騷的態度對他們說話的時候都是這樣地感覺。那些糖果我享用了，因為我喜歡吃這個；對於給我糖果的人我却一點都不覺得感激。我趕緊的掙過

## 本日期錄

訪問	凱明
懷悔	靜農
捕螢	向辰
時之表現	李金髮
苦不過	周健
不寬容又怎樣	新城

來，也不管牠有點像貪饞，使得那給我糖果時的好話可以少說幾句，我又含糊地說一聲強迫的「謝謝」，一面吮著空心糖的密汁，也不管這有點像——或者真是——無禮。到現在回想起來，我相信我的反感與厭倦是由于我直覺地感到那些貴夫人們的缺點：感情的缺乏，精神的衰老與心靈的乾癟。我覺得她們不會把握著人生的意義。乏納葉太太比她們是更可愛得多了，這只是她的臉上露出乾癟的樣子。在別人面前，我似乎是呼吸著一種與我本性相反的空氣，密閉而氣悶。

我求母親不要再帶我去訪問。她答應縮短訪問的時間，因為她總是踐約的，所以我也就讓步了。但是即使那縮短的訪問也還是覺得很長。有一回我特別記得，在一個急速地暗下來，的十二月的傍晚，我們坐在一間小客室裏。刻增加的陰暗使我心裏深刻地感到光陰耗費的苦痛。因為這陰暗佔據了我的全心，所以我覺得那天色比實際更為暗黑了；後來覺得天已全黑，我碰母親的脚或肘，提醒她的預約，使她知道我們應該走了，一面想著那主人一定不會猜出我的意思。但是她猜著了，而且還說了出來，可憐這小孩困了倦了，給他一個糖米教他忍耐一點。我那時真想把這個糖果丟在她的臉上！但是，（這是因為貪嘴，還是因為怕難為情不好拒絕呢？）我接受了；不敢看她的臉。

我是氣她，也氣著自己；我是氣忿而且羞愧。這樣子，我們一家一家的走。每當我們走進堂屋裏的時候，每當臨街大門在雪風前大開的時候，我覺得我這小身子從冷裏到暖裏，從暖裏到冷裏，受到銳利的快感，至為喜悅。純白的雪景，鑽進鞋來的冰冷的濕氣，回到街上緊扯住了母親的時候的寒顫，末了是那空心糖和科科糖的漂浮的香味：這是我兒時幾個冬天的下午的餘留的記憶。

一九一六年作。

查理波都安 (J. Charles-Baudouin)

在心理分析學上以暗示與自己暗示等書著名，但他又是詩人，作有詩集戲劇評論多種。這一篇是他的心的發生 (The Birth of Psyche) 第二章，今據洛士威耳英譯本譯出。全書凡二十四章，以科學家的手與詩人的心寫出兒童時代的回憶，為近代希有之作。他的自序中有這一節話，說及在教育上的用處，中國懷疑文學有何實用的人可以參考，雖然我翻譯此篇並非出于什麼實用主義的見地，不過因為我覺得喜歡罷了。

『在心理學家或教育家，他將從這些篇幅裏找出一條線索，可以幫助他更多地理解那向來少有人知道的兒童的心靈。倘若這話是真的，藝術家是一個在某方面還

保存童心的人，那麼他正好給我們做嚮導去找那新國，——這樣地近而又這樣地遠的，兒童的國土，在那里每一舉步都可以有新發見。託爾斯泰，斯比德勒，羅曼羅蘭一流人所做的關于兒童生活的觀察記錄即是一種顯著的嘗試，想去測量這永遠逃避我們認識的多方面的世界。著者並沒有這樣自大想去和那些大家相比，但是他覺得喜歡，預想這些幼時的回憶或能幫助他的幾個同類去更明白地了解在兒童的心靈裏存著多少的情感，神祕與苦痛。』

二十四章中，我所最喜歡的除此篇外是第十一章人們多麼蠢呀，及末章恩愛的痛苦。第十一章中有這樣的一段：

『公鴨母鴨是我所愛的一種遊戲：用幾片紙照了母親所教的樣子摺成方形及尖角當作嘴及兩脚，直立在地上。我最喜歡摺疊鴨子：很大的用雜貨店的紙袋做，小的用電車票。隨後我把牠們放在地板上，照著大小接連排著。這種行列按著各房的長短安排，通過兩三頭門。父親他是喜歡在房中踱來踱去的，有時不耐煩地給牠們一踢。但是，大抵對於這我所自負的鴨羣都表示相當的敬意。偶然有些人，或是小孩們，他們能夠別樣的做，摺成紙船。這略略使我不高興，大約是一點嫉妒；但是



想起那些不能學鴨的人的蠢笨，只覺得可憐，那不高興也就消滅了。哼，他們好像以為不能學這個也不打緊的呢！又有那些人想來敷衍我，稱贊我的鴨子道，「呀，這許多好看的小雞兒！」這更使我十分不舒服。我心裏想，他們多麼蠢呀，不知道這是鴨子，却叫牠這樣可笑的名字「小雞兒」！有時候——因了說話的人的身分——我不敢回答，但在別的時候我便沒有什麼顧忌，氣忿忿地說道，「這不是小雞兒，這是鴨子！」然而，他們都不把這件事情看得怎麼重要。」

我記得什麼人（已忘其名，并且不知道是那一個，總之似乎不是中國人，）論童話，說兒童最不喜歡大人們特地為他們而寫的书，因為那些故意地「小孩似的癡騷的」態度與口氣兒童們覺得是無誠意，認為侮辱他們。看波都安書中所說都可以證明這話的確實，這實在是在講兒童文學的人以及教師們的一個大教訓。十四年七月十五日譯後記。

### 懊悔

靜農

密司柳自從開學搬到寄宿舍以來，雖然性情還急燥，可比往年活潑得多了，同學們也

都詫異。往年女同學要是和她說話，她高興的時候便談幾句，不然竟撇開不理；至於男同學，當然是誰也沒有這樣的勇氣，去碰她的冰釘子；同學們說她冷與高傲，雖然並沒有誰敢直接的去勸她。

今年她大改變了，有時可以和同學們談些有趣的話，話到終結的時候，她還故意的吱吱的笑。先前是不打網球的，今年特別的愛打，每到黃昏時或星期的下午，便約了男女同學，直打到傍晚時才歇下。有一次中央公園開春季圖畫展覽會，她還約三個男同學，兩個女同學去參觀，並且在茶座喝了茶，茶資是她付的。

有些同學私地裏議論她，說她現在是懊悔了，什麼要找頭，什麼黑漆板……，不得不越發越，越老越活潑；

其實她是受了她姨母的影響，今年正月間，姨母鄭重的勸她，說她年歲一年大似一年，老是這樣的固執，又不在交際場中作點功夫，總是將來吃苦的根苗；至于獨身主義，不過是沒有得到相當的機會之前，是這樣的說罷了：要知前途的光明，還得自家去留心與進行。以後應當學活潑些，至於服裝，那些黑色的灰色的衣料同平底的鞋子，都不要用，千萬不要向我們這樣的老太婆學。

她在她二十八年的芳齡過去的經驗中得

到：她的高傲與固執，確是吃苦的根苗，因而虔誠的感激的承受了她阿姨的厚意。

自上海的不幸的事情發生，她非常憤激，爲了學生會的人數過多，主張不能一致，精神或失之於散漫，遂號召些同學組織了一個國權同盟會。

在中央公園開成立會的時候，她穿了一件妃色的上衣，淡碧的下裙，高跟白皮黑光花邊的鞋子，以及大的西式草帽，帽沿上綴了一朵湯碗大的綢製的紅玫瑰。

「這麼的熱天，肯下駕，真愛國！」當每個會員來到，她總是用這樣的句子寒暄；她自信的天真與活潑的態度，大家也能領到她十二分的殷勤。

臨時的主席，自然是屬於她了；

「諸位會員：這麼的赤日炎炎，居然惠然肯來，本主席實深感謝（至此深深的鞠躬。）此次滬案發生，以堂堂中華男同胞被人宰殺，足徵男權亦已喪失；男權既失，我女權又將焉附？真可痛……（淚行行下，台下亦慘然。）今合男女同胞之權爲國權。所謂同盟會者，是做孫國父創民族革命時同盟會之意，往者民黨同盟會與而滿清亡，今則吾人之

國權同盟會創，彼英日亦必不能存在！

……國權同盟會，萬……歲……

大家照例鼓掌，照例討論！照例發議論，不多時她以主席的資格宣告終結。她又照例說了幾句大家熱心愛國不怕暑熱的等等漂亮話。她帶了歡欣的顏色，勸大家用水，喝茶，抽煙；大家各自在園中玩了幾圈，這纔興辭走散。臨行，她竭力的顯出少女的活潑與煥發的精神來，向大家說：

「以後有什麼商量，可直接找我，或打電話；哦哦，你們不知道我的地址，往那兒找呢？現在將我的有地址和電話號碼的名片，再各送大家一張——這是輕易不送人的。要是大家找我時，可先向門房申說，是為國事而來，那門房就可立刻傳達；至於打電話，也可這樣說……哦哦……吱吱……再——見。」

「見」字含而未吐的期間，她不深不淺的鞠了一躬。大家有的目送着她，直到坐在車上湯碗大的玫瑰花在風中招展着消逝。

○ ○ ○

勝利的將來，一切紛亂的思想攪住了她：什麼社會之花咧果咧？她們都瞎了眼偏偏來恭維這倩芳小妮子？她裝出那樣撒嬌的模樣，狐狸山的媚笑，這能算一種天然的吸引

嗎？

她確信她的妃色的衣，她的碧色的裙，以及她的帽子鞋子，再至於她的演說，她的態度，都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在交際場中，真是一朵迎風招展的花；在頃刻間，是能夠抓住大多數青年齊來拜倒的。于是又想起以前扮裝孤傲，既誤了許多許多可愛的青年；倘不是懊悔過來，自家的青春也就隨着消逝。——她的心一軟，幾乎使她流下淚來了，但是她的思想又立刻使她回到當日公園的情形。

靄生今天似乎同往日不一樣，往日的談話總離不了倩芳，今日却一字也沒有提。可是他的風姿，他的溫存，真能使人迷惑，難怪倩芳不斷的在人前誇耀。至於倩芳這妮子；小小的臉，披散着頭髮，實在不縹緲；薄着嘴唇，比誰都輕浮；不知道靄生為什麼這樣迷戀？要說年方十八，但誰又不是從十八過來的呢？——靄生最可惜的是被不健全的思潮傳染了。

即如對於戀愛，必得要什麼條件，而條件最奇怪的，便是什麼男子要比女子大，他在理想的愛人那篇著作中，就是這樣的主張。——

他問我能不能告訴他年歲多大，那時我說二十八，蜜司柳要比我大四歲，他聽了微笑着說，應該叫你「姊姊」。稱「姊姊」固然可以，只是當日的神情，好像帶着譏諷，轉想他這樣的人恐怕不會的。我為什麼、瞞幾歲呢？蜜司

四

即是校中有名的老女士，同老人比歲數又有什麼？榮呢？唉唉，談話時心中預先存着什麼，實在不好！

說到能夠體貼，靄生確是不及孟一和杞梓，傷心啊，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想起來總免不了負心，孟一無端的自家摧殘，以至於死；杞梓尚不知飄流在何方？有的說是做了和尚；其餘好些人，回憶起來，更是害怕……

○ ○ ○

自己扮得妖精一樣，也配來罵人！說衣裳妖豔，說老了還俏，難道俏只是你這倩芳小妮子的事，我不明白，二十來歲，就算老，真太豈有此理，看你將來老是十八歲？……

更渾的就是什麼八字形，走路像鸞鷲，倒忘了自己的影子！乳房裹得緊緊的，腰紮得細細的，分明能挺然走路，偏裝得娉婷樣，教男子憐恤，簡直是男子的玩物，不顧自家的人格！……

罵了人還說不是她說的，是靄生告訴她的，教別人來擔過，真再狡猾沒有了。靄生是多麼忠厚，這分明是這妮子作鬼。因而聯想到公園中的情形了，演說時，靄生如何的送茶與她；演說之後，如何的削蘋果給她；以及如何的扶她上假山，如何的將絹帕坐在石上邀她坐下……



怨恨和污辱，同來交攻，倩芳已成她永久的敵人了！

她想起清晨一起床韻和便來告訴她倩芳罵她的話，當時忘了洗臉，頭還是蓬鬆着。她隨手將鏡子拿到棹旁，她在鏡中望見她自己，使她吃驚不少，爲什麼顏色這樣的蒼青！顯然是宿粉未消；絲絲的縐紋起於額際，十分的難看，她覺着了這確非少女可比——這確是老的表徵……

「看你滿面的鉛粉！」韻和臨行時這樣的說。那時爲了滿胸臆的忿恨，沒有注意這一句話，原來也是譏諷，這當面的戲弄，這當面的輕蔑，唉，明白了，明白了，這樣賣好的告密，原是這般狠毒的作用啊！她愈覺得人的陰狠，愈使她傷心她的孤獨！

「有人來找，說爲國事。」女僕呈上一張名片，這樣的說着。

「告訴他，出去了！」陰狠與孤獨，使她見了前途的黑暗，往日少女的時期，種種的幻象覆現了，一幕一幕的演起，這復仇的譴責，使她不堪。

「西長安街吳宅有電話來，說爲國事。」女僕在門外高聲叫着。

十四，七，十三。

### 捕螢

向辰

晚上明知到了各人應睡的時候了，總是懶得去睡，並不是我怕一覺睡死，再不能見這錦繡的世界，實在是因爲院子小，涼風微，蚊子成羣的奏着樂，讓你不敢睡，也不能睡，我雖然也有一架蚊帳，但是太小了，難以障蚊。若說抱着一盞洋油燈讀書，無論腦昏頭暈的沒法兒用，那些比較陰險的烏蚊暗襲你的大腿，真受不了，因此，這一夜，同每一夜一樣，坐在窗前揮扇，並作着半醒的夢。

一點流光，湊巧送到我這偶然睜開的眼簾，我茫然的離開竹椅，出門去看，原來一點，兩點……五七點螢火蟲兒飛飛飛，有趣得緊，這時候那一半意識自睡鄉之路上跑回來幫着我：我們的家鄉——保定東廬——是沒有牠們的，讀到三字經上的「如囊螢」，總不相信現世還有這樣的珍物，看到南方的朋友們的文章，有時描寫到牠們，心裏未嘗不渴望有機會同牠來玩一玩，想到這兒，獵心一動，想遂捕捉之願。

不怕你們笑話，雖然有時被人家責備着「你那麼大人啦」，對於這捕螢的孩子玩藝兒，我仍然是完全外行，再則要不是我聰明得喫驚，第一次見牠們，還不敢硬叫牠們是螢火蟲呢。閑言少叙，我自己的學生百寶箱中，取出

一枝偷自朋友的玻璃管，（他是偷自試驗室的，所以我算「賊偷賊，不算偷」），跑到院裏，見有亮光的地方，我使用手去摸，有的一摸之後，或未摸之前，亮光沒有了，不能木另摸別個去，有的我摸三五次，亮光雖有，但是總也摸不到手，終於被我發現這是因爲我近視眼，看着摸到了，其實離着還有多半寸，如此笨的捉法，由前庭跑到後院，到底被我捉到了十幾個。

對於這關在玻璃管中的十幾個的光明動物怎樣處理呢？這也是讓我喫驚的一個難問題，很想去請教一位南方同學，可是庭院沉沉，大家都睡了，想查一查講義，上邊那裏有這樣珍寶的記載？這時候，我真變成一個「設計教學法」下的兒童了，左思右想，終於想到我認爲較善的方法了，就是把牠們「全包堂會」的仍關在玻璃管中，不過更進一步的把玻璃管擱在窗台上，玻璃管的口兒用紙蓋上。

執行這樣的計畫之後，急忙我把「蚊蟲誘惑者」的洋油燈吹滅了。跑上我的牀，放下那小的帳，然後向着窗臺側身而臥，看牠們有時候一齊放光，真稱得起我這斗大的書齋裏的異彩，有時候只有一兩匹，更足以讓我很清楚的賞識牠們的美麗。我的心裏有種不能分析的歡喜。不免回憶到兒時的甜蜜的游戏，但是也許因爲年代幽遠了，總覺沒有比的上捕螢的有趣

的，雖然也有幾樣我永遠不 相忘，於是我眼  
看着牠們，慢慢的睡着了，作的夢都是特別香  
甜而有趣的。

清晨，一睜眼，十幾個裝滿了我的血而飛  
不動的蚊子，伏在帳角上，因為我要照顧我的  
新恩物去，並沒有處理牠們以「極刑」，像每天  
一樣。但是我的新恩物令我驚異了，裏面除了  
四五匹赭色的螢兒，其餘都是三分長的蛆。想  
到他們也是我狠輕柔的裝在玻璃管中，過分一  
點兒說，不禁使我『毛骨悚然』，牠們怎樣也能  
放光呢？是火螢的幼蟲嗎？真難煞我這沒見過  
世面的北方人啦。晚上再去捉，試試看。

十四年七月十三日於四齋，

### 時之表現

李金髮

一  
風與雨在海洋裏，  
野鹿死在我心裏。  
看秋夢展翼去了，  
空存這委靡之魂。

二  
我追尋拋棄之意欲，  
我傷感變色之櫻唇。  
呵，陰黑之草地裏，  
明月收拾我們之沉靜。

三  
在愛情之故宮，  
我們之Zoos倒病了，

取殘棄之短燭來，  
黃昏太瀰漫田野。

四  
我此刻需要什麼？  
如畏陽光曝死？

去，園門已開了柵，  
遊蜂穿翼鞋來了。

五  
我等候夢兒醒來，  
我等覺兒安睡，

你眼淚在我瞳裏，  
遂無力觀察往昔。

六  
你傍著雪兒思春，  
我在衰草裏聽鳴蟬，  
我們的生命太枯委，  
如牲口踐踏之稻田。

七  
我唱無韻的民歌，  
但我心兒打着拍，  
寄你的哀怨在我胸膛裏，  
將得到療治的方法。

八

六  
在陰處的睡蓮，  
不明白日月的光耀。  
打漿湖橫塘去，  
教他認識人間一點愛。

九  
我們之Souvenirs，  
在荒郊尋覓歸路，  
故鄉山水大清平，  
無力喚取歸來同住。

十  
清晨之夜氣，  
愈走愈遠了，  
而我之臂膀適得其反，  
留心點無使一個遁逃了。

伯林四月

### 『苦不過』

周健

在本刊上看了杜鵑鳥的故事和苦哇鳥的故  
事，忍不住來說說『苦不過』了。

自然，要敘述這一類的事情，就不能不翻  
開回憶的書頁：那時我大約是十一歲吧，一個  
夏夜的晚上，祖母，母親，還有死去不久的姊  
姊，坐在院子裏乘涼（院子外面，是一個小的  
光池，不獨沒有荷葉，也沒有一棵浮萍；不獨無  
有苦哇，也沒有幾個蝦蟆，所以到了夜間，除

了羣星的互語，昆蟲音樂隊的合奏以外，院外涼風送得來的，不過幾聲閣閣而已，祖母，母親，都在談家常。姊姊拿一張包過藥的紙，（她總是吃藥的。）告訴我摺螢火籠兒，我們摺了好幾個，大的小的，但是奇怪，再也沒有螢兒來；於是我們拿了蒲扇，趁着她們不防，跑了出來，走過小池邊的曲徑，經過很大很大的操場，盡頭處，却是兩個水塘，長滿了荷菱之屬。只見點點螢光，在荷葉下像燈籠一樣。塘的那邊，就是堤，堤邊綴着許多水泡兒；我們從中間小路走過塘去，揚起蒲扇，高聲嚷着：

「牛屎丫！(1)就是錢玄同先生所說的怪字，意思是一大堆。這句話如何講，那我却不知道。」

往下又！(2)跌也  
又下來，  
跌死它！」

當我們正嘻嘻着把螢往籠內放的時候，忽聽得「苦——不過！」「苦——不過！」叫得涼動耳。過我當時再也不敢在那裏徘徊淒涼，只嚇得趕快逃回。

「你們真是膽大包天！」祖母說着，把我撫在懷裏，我正看螢火蟲在籠裏一閃一閃。

「那兩個塘裏，年年有鬼找替身的！」我們想起才將的事情，都不覺嚇驚了。母親安慰着我們，我們把適才的事說出。

「那是苦娃子，」我們注意聽她說，「從前

有一個婆婆，折磨她的小媳婦，（童養媳）一天到晚做苦工都不說，夜裏還要績麻到五更半夜，才能去睡；一天，她從田間回來，遇着一個仙人，（在她眼裏却是個陌生人。）問她要些什麼，他是仙人，可以幫助她。她說，只要脫離了婆婆的拷打，變個鳥都情願。

「到家已是黃昏了，飯也沒有吃的，預備掃淨地面，坐下來績麻。瞌睡不住地往她眼皮上壓，她不覺唱道：

「瞌睡神，瞌睡神！  
睡來了不由人。  
惟願婆婆早些死，  
一夜睡到大天明。」

恰為她婆婆聽見，怒不可遏，問她「說些什麼！」她連忙改口道，

「瞌睡神，瞌睡神！  
瞌睡來了不由人。  
惟願婆婆永不死，  
把我小媳婦教成人。」

「她這樣被饒恕了，不獨免打，還有竈頭半碗貓飯。（註：貓吃之飯也）拿去吃了。她端起貓飯，眼淚忍不住湧出來。直將半碗飯泡着咽下，——她就不能說話了。——忽然想起仙人。就向外面跑，跑入塘內變了一種黑色水般級的小鳥，我們叫牠「苦娃子。」

「她的未婚夫回家，到處找尋，尋到塘邊，聽見他妻的聲音，叫道，苦——不過！苦——不過！他哭喪着回家……」

現在，姊姊已經離了她底愛弟，祖母遠隔

在湖南，只有母親，她還住在故鄉——北湖沔陽——的院子裏。我想她是不會聽到苦娃子的聲音的，——雖說她知道牠的故事，而我呢，從飄泊的我看起來，沙漠似的武昌，（故鄉說不定是撒哈連——）也沒有什麼勝過故鄉的難過，夜色沈寂，獨步於紫陽湖畔，或者坐在紫陽橋上，看綠荷滿池，隱約是湖邊燈下，一聲高過一聲的。苦——不過！苦——不過！又何嘗不使我泣下沾衣；又何嘗不使疑童年之猶昨。但是遠離愛人——母親，祖母，——飄泊着的我，何嘗不是一個人世的苦娃子！只是生活與「意思」壓迫着，使我叫也呼不出一聲苦不過！

最後，說幾句贅言罷。前天同玉川醉平兩君，在紫陽湖聽着了苦娃子的聲音，我講說了以上的話。問他們，他們都說也還是差不多的，因此我覺得要寫出為快，所以就寫出來了，按苦不過，是苦得很的意思。

十四年，七，十七，於武昌。

### 不寬容又怎樣？

啓明先生：

承先生在「誰能寬容」（語絲三十七期通信）底後面加一段按語，又引起我許多問題，還得我向先生饒舌：

先生以為我們不寬容或高諸公以及別的思想



統一思想的老夥計們是絕對不錯，同時又顧慮到我們對於「反叛的青年」沒有寬容的度量。我常覺得中國思想界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地在那裏旋轉！「父親禁馬克思，兒子禁太戈爾，」自然是極平常的事實，而一個人今日崇拜太戈爾，而罵馬克思，明日崇拜馬克思而禁太戈爾，也不算稀罕。一般青年被陶鑄於這樣的模型之中，自然只有唯唯否否，恭聽尊長之命了。真正「反叛的青年」，中國之大，自然不能說沒有，然而我所遇着的真太少了。有時我在某某學校提倡，青年底反抗的精神，而且請他們從我反抗起，不獨當局者有點駭異，就是青年們也惴惴焉如有戒心。所以我以為我們除時時留意施予寬容於反叛的青年而外，還得注意提倡青年底「反叛」精神——雖然施予寬容也是提倡之一法。

成高諸公以及想統一思想的老夥計們，我們當然不當寬容他們以免助長專制與壓迫。然而對於成高諸公以及內地許多與成高諸公地位思想相似而先生們我却不能懷疑於不寬容的效用與徘徊於不寬容的方法了。我們既不願而且不能效成高諸公那樣請兵搜捕異己，只有憑這一枝類筆，三寸鐵舌作不寬容的工具。可是像成高那樣，全圖書館只有一份省外的上海時事新報，我在那裏，冒大不韙替學校訂了一份語絲，一份現代評論一份響導，一份醒獅並代購

購一部胡適文存二集，一部獨秀文存及若干種新教育，文藝書籍放在圖書館，除了少數離經叛道受了「白」化——即白話——的青年不時去瞻拜瞻拜，大多數的穩健「分子」是不大過問的；至於校長教職員先生們，却因為忙於上衙門及應酬牌酒諸事，既無時間去過問，而且「文不載道」，也不屑去過問。所以他們費了多些時間，作成一篇古奧的宣言，竟至把「戀愛」與「誘惑」兩罪同時并舉。二者俱科。而且據我現在所得成都友人學生底報告，所謂新出版物的銷路也有些隨我之被搜捕而幽禁在書商的書架上！——語絲及新報社晨報社叢書的銷路，可以調查比較，我所知道的，吶喊在三四月間極缺貨，第二批到後，都堆着不大動。這樣，我們這枝筆就失去其效用了。至於運用口舌去不寬容，且不論在中國的許多地方都含有我在成都所遇着的危險的可能性，即使沒有，也少有人敢於冒萬險而履絕地，自然比筆還更難了。

我們底不寬容既難收大效，他們底壓迫也就更大。最近女師大風潮誠然是中國所謂教育界的一件小事，然而晨報上偏有錢玄同先生不作楊蔭榆聘請的女師大底教員的啓事，雖然極是消極，總算是不寬容了。其他各方面還有種種表示，我想無論如何總不能有人用統一思想的特殊的手段禁止別人不說話的。成高則不然；全體學生與全體教職員的名義，明明是少

數人假用，而多數人竟以屈於威力不敢申辯；四月二十七日傅振烈校長明明召憲兵四人至校監視被屈二女生之行動，即二生自己亦不敢申說；至於求如錢玄同先生那樣個人抗議的人，更是夢也夢不到。就是成都的兩家大報紙也因爲被壓迫之故（成都新聞界情形，最近上海文學週報李劫人底編輯室的風波描述得很詳），儘量登載所謂「高師蓋印」的新聞，而不敢發表我被壓迫者隻字；乃至於他們所謂與我通信之女生（當時實未嘗通信，現在却真的通信了，成高諸公大可拿去作罪案）到南京求學的權利，也因為我住南京之故，而被他們壓迫着剝奪了。然而他們還以為不足；除把我一切物品扣留給我以物質上之打擊，並將我歷年在長江一帶調查之中等教育與道爾頓制的材料全部沒收，給我以學術上之打擊？據最近成都友人函告，他們並會議請教育部通令禁售我那些「的嗎不通」的書籍，至於同情於我的朋友被拘押，學生被犧牲，那更是他們所認為應當的了。

我要知道思想之傳播常以被壓迫而加速，然而如成高諸公之深拒固閉，始終不與本報結緣，我們還多費些紙筆，仍與他們是不生關係的。這種問題，在中國或者不算稀罕，對於這些用武力統一思想的人們如成高諸公，我們固不當寬容，然而，

不寬容又怎樣！

舒新城，八月五日于南京。